

第六回 譚楚玉衣錦還鄉 劉絳仙船頭認女

卻說楚玉與藐姑到了就城，鄉會兩試，俱登高魁。只因有銜無職，所以將近一載，尚在京都。一日，楚玉笑容滿面，得意而歸。藐姑道：「想是相公恭喜了！不知你授何官職？選在甚麼地方？何日起程？可與奴家同去否？」楚玉道：「叨授司李，選在汀洲，明日就要起程。我和你死在水中，尚且不肯相離，豈有上任為官不帶你同行之理麼！」藐姑道：「我不為別的，要別上任的時節，同你去謝一謝恩人，不知可是順路麼？」楚玉道：「就使不是順路，也要迂道而行。」藐姑道：「我和你這段姻緣，為做戲而起，以戲始之，還該以戲終之。此番去祭宴公，也該奏一本神戲。只怕鄉村地面上，叫不出子弟來，卻怎麼處呢？況這十月初三日，又是宴公的誕日。此時已是九月，路途遙遠，只是趕不及了。且到那邊再作區處，或者晏公有靈，留住了戲子，等我們去還願，也不可知。」楚玉道：「少不得差人去打前站，叫他先到那邊料理還願之事。再寫一封喜信，寄與莫漁翁，使他預先知道也好。」遂寫書吩咐院子，如此，如此。

院子遂持書而往，早行夜宿，已到嚴陵地方。問著七里溪，敲莫翁的門道：「我是譚老爺家人，差來下書的。」莫翁開門道：「是那個譚老爺呢？」院子道：「是去年被難到此，蒙你相救的人，如今得中高科，選了汀州司李，不日從此經過，要來拜謝恩人，叫我來下書的。」莫翁道：「在下即姓莫，如此請裏面坐下。」院子與莫翁叩頭，起來道：「前途有事，不敢久留，即此告別了。」莫翁送了院子，回來對夫人道：「娘子，譚生的功名已到手了。赴任汀州，從此經過。先著人來下書，他隨後就到了。」娘子說：「叫人可喜！他既然選在汀州，就是我們的田治了。你有心做個好人，索性該扶持他到底，把那邊的土俗民情，衙門利弊，對他細說一番。叫他也做一個好官，豈不是件美事！」莫翁道：「如此就要露出行藏來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也罷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遂作詩以見意。

詩曰：

自笑癡腸孰與同，助人成事不居功。

一般也有沽名具，恥向名場作釣翁。這且不提。

再說那楚玉夫婦，一路行來，已到嚴陵地界。楚玉在船上對藐姑道：「前面山坡之上，有兩個人影，只怕就是莫公夫婦，也未可知。」及至到了跟前，莫翁看見楚玉，早在船頭站立。遂高聲道：「那不是譚老爺麼？」楚玉道：「那不是莫恩人麼？」泊岸下船。莫翁道：「溪邊路濕，不便行禮，請到荒居相見。」楚玉夫婦遂跟莫翁夫婦到了裏面，望上就拜。莫翁扶住道：「高中巍科，兩番大喜，都一齊拜賀了罷。」遂一同拜了四拜。又請漁童夫婦，謝了打撈之恩。楚玉道：「念小生初登仕籍，未有餘錢，輻儀先致鄙意。圖報尚容他日，取土宜過來。」莫翁道：「山居寒儉，不曾備得賀儀，怎麼倒承厚貺！別無可敬，必住寒舍暫留一日，明日就不敢相強了。」楚玉叫院子取下行李，就在莫翁處過宿。

次日，莫翁向娘子道：「昨日的事情，可做妥了？」娘子點頭示意，楚玉道：「有言在先，小生略有寸進，與二位同享榮華。如今我們上任，要接你們去了，千萬莫要推辭！」莫翁道：「多謝盛情，念我二人，是閑散慣了的人，這是斷不敢領的。」楚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們再圖後報。」遂辭別上船而去。

卻說那前站先到了埠鎮上，問道：「這邊可有戲麼？」其一人道：「這晏公的誕日，原是十月初三，只因被大雨數日耽擱了，如今改在十一月初三，方纔替他補祝。如今那些優人，都現在這裏，名為玉筍班。不知尊客問他作甚麼呢？」院子道：「我家老爺從此經過，有晏公願戲一臺，要來為戲。不知這玉筍班中的人物若何？」那人道：「這班從前一生一旦，都投水死了。現今做正生的就是當初做旦的母親，叫做劉絳仙，是正旦改的。那做旦的婦人，是別處湊來的角色，如今生旦俱是女的了。」院子道：「不知今年廟中會首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在下。」院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有一錠銀子，煩尊賀拿去做定錢，說老爺明日就到，一到就要做的，這樁事在你尊賀身上。我如今趕上船去，回復老爺一聲。」

及至到了船上，對譚翁說知此事，楚玉喜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這一定又是晏公的手段了。」藐姑道：「只是一件，我母親既在這邊，如今一到就要請來相見了。難道相見之後，還好叫他做戲不成！」楚玉道：「我們到時且瞞著眾人，不要出頭露面。直等做完之後說出情由，然後請他相見罷了。」藐姑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既然如此，連祭奠晏公都不消上岸，只在舟中遙拜罷。」

及至次日到了，見那戲臺仍是搭在水裏。楚玉即叫將船灣在臺子西面。吩咐道：「對戲上說，不做全本，止演零出。開劇要做王十朋祭江，完了之後，再拿戲單來點。」院子遂吩咐下去。藐姑道：「怎麼點這一出？」楚玉道：「如今正生是你令堂，你當初為做荊釵，方纔投水。今日將荊釵試他，且看做到其間，可有傷感你的意思否？」說話之間，臺上參神已畢，見絳仙扮王十朋上。唱道：一從科第鳳鸞飛，被奸謀，有書空寄，畢萱堂無禍危。痛蘭房，受岑寂，捱不過，凌逼身，沉在浪濤裏！

白：

稟上母親：「你是高年之人，受不得眼淚，請在後面少坐，等孩兒代祭罷。」斟酒向江道：「我那妻呵！你當初在此投江，我今日還在此祭奠，料想靈魂不遠只在依稀恍惚之間。丈夫在此奠酒，求你用一杯兒。」

唱：

呀，早知道這般樣拆散呵，誰待要赴春闈？便做腰金衣紫待何如！端的是，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，則落得低聲啼哭，自傷悲！

唱罷，一面化紙，一面高叫道：「我那藐姑的兒呵！做娘的燒錢與你，你快來領了去。」遂號啕痛哭起來。臺內高叫道：「祭的是錢玉蓮，為甚麼哭起藐姑來！」絳仙收淚道：「呀！睹物傷情，不覺想到亡兒身上，是我哭錯了。」

藐姑在船上，揭起簾子高叫道：「母親起來，你孩兒並不曾死，如今現在這邊。」絳仙立起，望船上一看道：「不好了！兩個陰鬼都出現了。你們快來，我只得要回避了。」臺內人一齊都出來，看了一看道：「活人見鬼，不是好事，大家散了罷！」船上院子高叫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動，船裏坐的不是鬼，就是譚老爺夫人的原身。當初被人撈救，並不曾死，如今得中高魁，從此上任。你們不信，近前來看就是了。」臺上道：「不信有這樣奇事！叫人快搭扶手，待我們上岸去看。」及至到了船上，看道：「呀！果然是原身！不消驚怕了，一同出去相見。」絳仙、文卿見了道：「譚生、大姐，你們果然不曾死？竟戴了真紗帽，頂著真鳳冠。」藐姑

道：「爹娘請坐，容孩兒拜謝養育之恩！」楚玉道：「養育之恩不消謝，那活命之恩到要謝謝的！」文卿與絳仙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」

絳仙道：「我兒，你把那下水之後，被人撈救的事情，細細講來。」藐姑道：「這些原委，須得一本戲文的工夫，纔說得盡，少刻下船，和你細講罷。只是一件，女婿做了官，你不便做戲了，快些散班，同我們一齊上任去罷。」文爺說：「去倒要去，只是這兩副子臉沒有放處！」眾人道：「不妨，戲箱裏面，現成鬼臉，每人帶著一個，叫做牛頭丈人，鬼臉丈母就是了！」楚玉道：「不要取笑，未知那錢萬貫怎麼樣了呢？」眾人道：「只因為你，把一分無數的家資，化了個乾乾淨淨，方免了死罪！如今充軍出去了。」楚玉道：「這個是理當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見來接新官的衙役來報道：「稟老爺，不好了！地方上生出事來了。」

畢竟所生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比目魚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